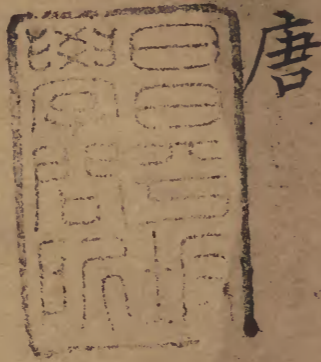


弘蘭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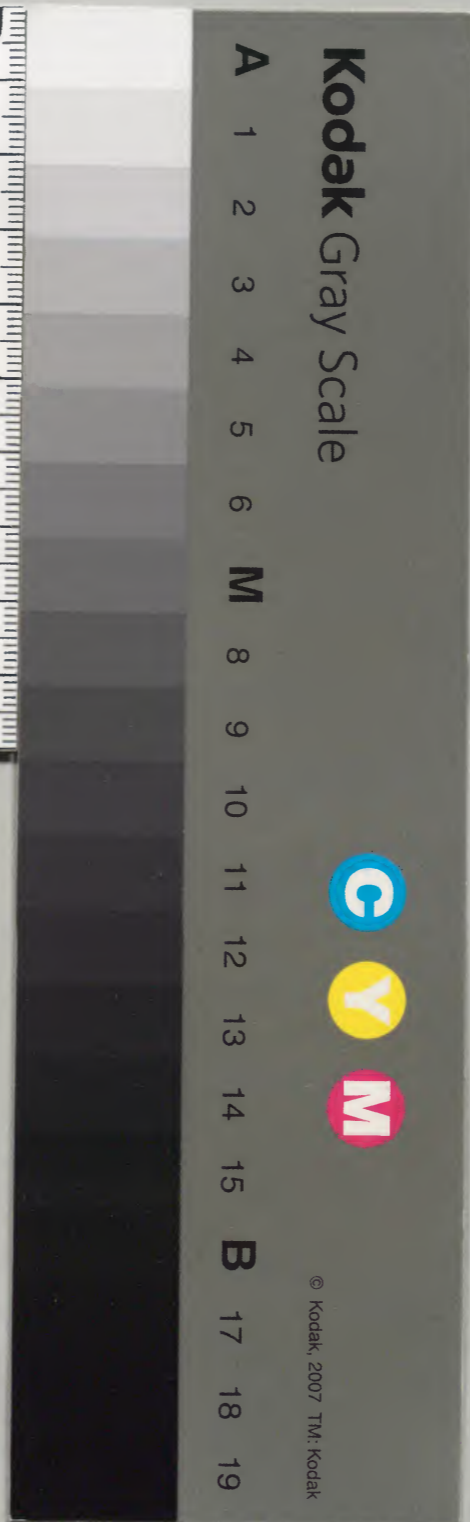
二十一



		五	漢
	一	一	書
	四	〇	門
九	八	六	
三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内			
六	五		漢
六	一		書
函	〇		
一	六		
三	九		
架	三		
		號	類

内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5106
冊 數	93 (9)
函 號	286 83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唐二之十

賈耽 鄭珣瑜

高郢 子定

杜佑 從父希聖子式方

韋執誼

杜黃裳

子載勝

鄭綱

鄭餘慶

袁滋

李吉甫

李絳

子璋

武元衡

于頔 子方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天寶中舉明經補臨清尉上書論事

徙絳州正平尉署河東王思禮度支判官歷膳部員外禮部郎

中太原少尹副留守節度副使拜汾州刺史治凡七年政有異

績名授鴻臚卿兼左右威遠營使俄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梁崇

義反進屯穀城取均州建中三年徙山南東道授檢校左散騎

常侍時德宗在梁遣司馬樊澤奏事還令代耽名爲工部尚書
軍中皆不服大將張獻甫請殺之耽曰是何言朝廷有命卽爲
帥矣急勅將吏謁澤已與獻甫促裝赴名軍中遂安俄爲東都
留守遷檢校右僕射義成軍節度使淄青兵數千自行營還道
出滑州或謂李納雖削僞號陰蓄姦謀冀有以逞請館于外耽
曰與我隣道奈何疑之命館城中宴廡下士皆心服以素善騎
射優詔許獵近郊每畋從數百騎往往入納境納大喜畏其恩
威不敢謀貞元九年徵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封魏
國公順宗立進檢校司空左僕射知政事憲王叔文等有干屢
移疾乞骸不許薨于位年七十六廢朝四日冊贈太傅諡曰元
靖生平嗜觀書老而益勤尤悉地里凡見四方人及使外裔者
與之詢索風俗土宇區產山川夷阻必究知之方吐蕃盜有隴
西國家移守內地昔時鎮戍州縣遠近不可復知乃繪隴右山
南九州并黃河所經爲圖併上洮湟其涼屯鎮額籍道里廣狹
山險水原別錄六卷河西戎錄四卷詔賜幣馬珍器又圖海內
幅隕廣三丈縱三丈三尺以寸爲百里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
纂述四十卷其中國本之禹貢外纂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
墨今州縣以朱刊落疏舛多所釐正帝覽而善之賜予加等或
指圖問其邦人咸得其真又著貞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隸
十道在景雲爲按察開元爲採訪廢置升降備焉至陰陽雜數
罔不通曉兼以器局恢廣不喜臧否人物爲相十三年雖安危
大事無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每歸第對賓客無少倦
家人近習不見其喜愠世謂淳德長者十月九日快晴
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與餘慶綱畋共一宗系珣瑜少孤

遇亂退耕陸渾山養母自給不干仕進大曆中文科高第授大理評事調陽翟丞復中拔萃改萬年尉素性嚴重少言未嘗以私託人人亦不敢干以私擢左補闕出為涇原節度判官入拜侍御史刑部員外郎母喪服除改吏部貞元初選治畿赤兼奉先令踰年轉饒州刺史入為諫議大夫四遷吏部侍郎拜河南尹未到遇上誕節故事當獻馬納費官吏來白不聽既至清淨惠下賤歛貴發務以便民會主餽餉給韓全義伐蔡密儲之陽翟百姓不知僦運之勞凡迎送救使皆有常處吏密識進退不差數步時武士統戎多恃以求取凡別檄非詔約者輒掛壁不酬有諫者荅曰苟以為罪尹宜坐之終不為民沴也議者以比張延賞而重厚堅正過之俄召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嘗顯詰京兆尹李實剝下進奉其入有數留府緝帛餘者應納度支今乃出何色具以實對依違而免順宗立與韋執誼同在政府故事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王叔文方用事來見執誼叱吏入白即起就閣與語珣瑜與杜佑高郢輟饗以待頃之吏白二公同飯矣珣瑜喟然嘆曰尚可復居此乎起歸問家七日不出罷為吏部尚書數月病卒年六十八贈左僕射謚文獻

十月十日晴

高郢字公楚由渤海徙家衛州九歲通春秋工文著語默賦當時稱之十五父伯祥為好時尉抵祿山禁將加極刑郢解衣請代賊義并貸之寶應初及第未受官諫營章敬寺上書代宗古之明王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未然而禍不除而絕不為有功之功故功莫大不為可名之名故名莫厚恒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銷禍不勞人以攘禍若陛下今日營作臣竊惑之以為功則天覆

地載陰施陽化。未曾有爲，以爲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有待。若以致福，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費財。若以攘禍，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勞人。問者：昆吾孔熾，百姓懍懍，無日不惕。遣將攘却，亡尺寸功。隴外壤地，委諸豺狼。祖宗艱難之業，傳之陛下，一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關。矧今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權酷之敝，縱未能出禁財，以起傷殘，繕卒乘，猶當稍息勞敝，以噢休之。奈何反以此時，興力役哉？比八月雨不潤，下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救無寺，猶可無人，謂何？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爲主。苟功濟于人，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未聞崇樹梵宮，彫琢金玉，以爲孝者。胡不戡定，多難勵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幸天下，顧乃勞人動衆，踵梁武遺風乎？不納復，應制舉茂才異行，歷華陰、咸陽二尉，辟勸方等書記，以救判官張曩抵死，忤郭子儀意，下徙。猗氏丞李懷光引爲郿寧判官，會萌反，意將還河中，勸以不如西迎乘輿，不聽。旣又悉兵欲鼓而西，恐渾瑊孤軍爲懷光所乘，與李廓誓死止之。懷光子堆來候，因論以逆順，言國家固有天命，人力不豫。自天寶來，稱兵者今尚誰在？若恃衆而動，自絕于天。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而助順者乎？堆大懼，流汗不能語。時因事亟，郢與其將呂鳴岳、張延英謀，間道逃歸，事洩，立殺二將。引郢詰許，抗誦無隱，觀者泣下。會慙而止。孔巢父遇害，撫屍痛哭。事定，李晟表其忠。馬燧奏管書記，未幾召拜主客員外，遷刑部郎中，改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疾，士朋比更相譽薦，狗名亡實，一意謝絕。請謁雖同列，無敢進言。掌貢三歲，特甄幽隱，抑浮華，流俗爲衰。遷太常卿。貞元末，進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順

宗立罷爲刑部尚書。明年出鎮華州。政尚仁靜。良原戍軍自駱元光沒後。還入神策。猶冒支歲餉。悉奏罷之。元和初。改御史大夫。至兵部尚書。乞骸。授右僕射。致仕。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諡曰貞生。平性剛正。恭慎不妄。交人居官廉潔。奉法不治產業。有勸營者。不答。子定。自幼辯惠。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耶。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異之。及長。通王氏易。嘗爲圖。合八出。以應八卦。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仕至京兆府參軍。

十月十日晴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曾祖行敏。歷荆益二長史。封南陽郡公。祖慤。右司員外郎。詳正學士。父希望。開元中爲安陵令。都督宋慶禮表其異。改旼。使突騎施爲交河公主和親。判官信安王漪復表署靈州別駕。擢代州都督。屬吐蕃攻勃律。乞師轉鄯州。都督馳傳度隴。破烏莽衆。斬首千級。進拔新城。就加鴻臚卿。時置鎮西軍。令引兵部分塞下。吐蕃懼。遣書求和。又悉衆爭壇泉。與戰數十。俘其大會。至莫門。焚積蓄。卒城而還。初至。府庫虛寡。居數歲。芻粟金帛盈溢。因宦者牛仙童行邊。不能結其驪。還。謫下。遷恒州刺史。卒。贈右僕射。爲人重然諾。慎交游。愛重文學。所引崔顥等。皆名重當時。佑以陰補濟南參軍。轉劍縣丞。過潤州。刺史韋元甫待以故人。子不加禮。遇有疑獄。不能決。試以訊。佑輒爲辦處。得其契要。由是奇之。署爲司法參軍。徙浙西淮南。皆表從事。深所委信。累主客員外。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轉撫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容管經畧使楊炎徵爲水陸轉運使。改度支。建中兵興。賦紬。建議省官。曰。臣聞古者咎繇作士。今刑部大

理有二。垂作其一。今工部將作有二。契作司徒。今戶部度支有
二。伯夷爲秩宗。今禮部禮儀有二。伯益爲虞官。今虞部都水有
二。伯冏爲太僕。今太僕爲部尚輦。闕廐有四。古天子六軍。漢前
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舊將軍六十員。不廢。新
資日加。且漢置別駕。猶今觀察副使也。參軍。猶今節度判官也。
官名職務相等。特多其名爾。又循神龍中員外置二千人。今不
革去。當開元天寶。四方無虞。帑藏豐溢。編戶九百餘萬。雖有浮
費。不足爲憂。今黎民凋瘵。昨詔使者。按比天下戶。纔得三百萬。
比天寶三分之一。出賦者寡。食者數倍。安可不革。議者動徇常
情。以天下尚多。跋扈官吏。被罷皆往託焉。然求之建武時。公孫
述。隗囂未滅。廢縣四百。吏率十署。魏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
鼎立。分遣使者。省吏員。併郡縣。隋開皇時。陳尚割據。廢郡五百。
利且不慮。失人資。敵今因悅。罪繁刑暴。賦遇士人如奴。固無范
睢擊秦。賈季彊狄之患。若以習久。不可遽改。且應權省別駕。參
軍。司馬。州縣。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所在。以聞。不如狀舉者。
當坐。不爲人舉者。任參。常調。又如魏置柱國。貴寵第一。開府儀
同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則變。
何必因循。憚改作耶。議入。不省。盧杞當國。出爲蘇州刺史。母在
辭不行。改饒州。俄遷嶺南節度使。上在興元。制書遺脫。五管自
此五管。不屬嶺南。至則開大衢。疏析屢閉。以息火災。朱崖黎氏。
三世保險。不賓。悉討平之。貞元三年。召拜尚書右丞。復出爲陝
州觀察使。遷檢校禮部尚書。揚州長史。母喪起復。改刑部。加檢
校右僕射。會徐州軍亂。詔兼徐泗節度。大具舟艦。遣將孟準往
擊。不克。引還。因固境。不敢進。命授張愔徐州節度。析濠泗二州。

以隸淮南乃決雷陂廣灌溉斥海瀕棄地爲田積米列營整飭
士馬四鄰畏之素寬假僚佐依阿無制判官南宮傳李亞鄭元
均爭權亂政帝爲斥去之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德宗崩詔攝冢宰進檢校司徒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
兼度支鹽鐵使以宰相不親事副使王叔文專權叔文喪母始
按決斥郎中陳諫爲河中少尹叔文欲搖東宮冀佑爲助不應
謀逐之未決而敗更薦李異自副憲宗在諒闇復攝冢宰讓度
支鹽鐵於異盡罷署吏權攝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凍染
還少府職務簡修公議多之元和元年冊拜司徒封岐國公食
邑三千戶遇党項導吐蕃爲亂諸將邀功請討疏奏聖王之治
惟欲綏靜生人至于外方止存聲教不務疲內以事外故蕭望
之宋璟不許馮奉世郝靈佷奇功聞者邊將侵刻諸蕃善馬子
女歛求繇役遂致叛亡誠宜和擇良將使之完輯絕諍求示誠
信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華其姦謀何必亟興師役坐
取勞費哉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爲邊境此誠哲士識微
知著之畧也帝嘉納之歲餘乞罷不聽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
章政事每進見尊禮之官而不名又數年固乞方許授光祿大
夫守太保致仕仍朝朔望錫予備厚薨年七十八冊贈太傅諡
安簡爲人敦厚平易與物無忤外示寬和持身有術人以方漢
之胡廣復精吏治政事弘敞不尚嗽察掌計治民物便而濟馭
戎應變卽非所長性尤嗜學該涉古今勤而無倦雖位將相手
不釋卷質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分猶讀書始劉秩於開元初採
經史百家言侔周禮六官所職爲政典三十五卷房瑄稱其才
過劉向佑以爲條目未盡因廣其闕參益開元新禮爲書二百

卷號曰通典。上優詔嘉美，命藏書府世儒服其約而詳審禮樂刑政之源，千載如指諸掌。迄今傳之，所居樊川亭觀森列，卉木幽邃，每與公卿宴集，廣陳妓樂，子弟皆奉朝請，貴盛爲一時冠。晚年夫人梁氏亡，以妾李氏代正，封密國夫人。時論非之，長子師損嗣封，終司農少卿。次式，方字考元，蔭授揚州參軍，轉晉陵尉，辟浙西王緯從事。山太子通事舍人，改太常寺簿，明練鍾律，有所考定，高郢稱之。避嫌出爲昭應令，父憂服闋，遷司農少卿，賜金紫，進太僕卿，至御史中丞，終柱管觀察使，贈禮部尚書。子棕，愔。次從郁，元和初爲左補闕，徙秘書丞，終駕部員外郎。有痼疾，式方躬營藥膳，及死號泣終期，殆不勝情，世稱其雍睦云。

冊曰：中庸之臣，類乏英特，彼相莫知，苟安循默，珣瑜高卧，郭佑太息，何爲吐哺，無乃作食。

韋執誼京兆人，父浼官卑，執誼幼聰俊，有美才，登進士制策第二，拜右拾遺，入翰林爲學士，纔二十餘，便敏側媚，得幸于上，相與歌詩唱和，出入禁中，略備顧問。德宗誕日，皇太子獻佛像，命爲贊，太子酬以繒帛，詔往東宮恭謝，因問學士知王叔文乎，彼偉才也，執誼因是得與交善甚密。俄丁母憂，服闋起爲吏部郎中，數召入預聞政事，時補闕張正一因上書言事，得名見，與所善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裴蒞、常仲儒、呂洞等，同論執誼與叔文鈞黨，執誼知之，反奏成季等朋聚，比有所窺覷，望必深。德宗令金吾伺察，得其以酒食相過，徵狀悉逐出之。當時莫測其由，順宗初，叔文欲專國政，引用執誼，自朝議郎騎都尉賜緋魚袋，授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賜金紫，乃與王伾居中竊

命令執誼作詔文奉行於外交相黨與迷奪朝權既因之得位復懼迫於公議輒欲矛盾以掩其迹時時立異密令人謝叔文暫相可否正欲共成國事不敢負約叔文數爲所梗不勝詬怒遂成仇怨自知形勢已失雖尚在位禍且必及每臨事奄奄無氣聞人足聲輒心悸驚動以後叔文母喪益不用其語叔文謀起復誅不附已者執誼聞之恟惕及憲宗內禪徒黨並逐尚以杜黃裳壻遲之數月貶崖州司戶自卑官未顯忌諱嶺南不欲人言州縣之名及爲郎與同舍詣職方觀圖輒閉目不視拜相日所坐堂北壁適有崖州圖以爲不祥惡之及是果往遂卒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世居韋曲號城南杜氏登進士宏辭二科杜鴻漸深所器重郭子儀辟爲朔方從事子儀入朝令上留務部將李懷光與監軍陰謀代子儀僞作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立辯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伏罪因矯子儀命黜諸將驕狠難制者軍中賴以不亂入爲侍御史裴延齡惡之十年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順宗立遷太常卿惡王叔文用事未嘗一造其門執誼方川事勸令率百官請皇太子監國執誼遽曰丈人纔得一官便可開口議禁密事勃然怒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見買卽拂衣而出及太子總軍國事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奏罷韓全義儉佞無功憲宗欲討劉闢議者多言劔南險固不宜生事堅意獨請討除無蹈杜息上從之首奏罷遣監軍矯華宿弊進退號令諸將自制獨委高崇文自經營戰伐以至成功皆已自中指受無不懸合切於機宜崇文素憚劉潼使人謂曰若不奮命當以潼代由是崇文奮力率步騎由斜谷路進李元奕由駱谷路但會于梓潼擒闢以獻帝嘗

語及方鎮除授奏以德宗自艱難之後綱紀不立每帥守物故先命中使偵伺動息其副貳大將中有物望者必厚賂近臣求進用帝但隨其稱羨而命之以是因循怠玩罕有特出上命者陛下宜熟懲此弊稍以法度整肅諸侯天下何憂不治上然其言又問前古帝王所以治亂黃裳知帝銳於爲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而已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未嘗勞神疲體而萬世稱之秦始皇程石決事見嗤後代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衛士傳餐唐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委任而責其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帝嘉納之自此平夏翦齊滅蔡收復兩河還宰相機柄紀律張設赫然號稱中興皆其所啓生平綽有經畫達于權變然檢身律物鮮貞白之譽除吏不其別流品交通饋謝以是居鼎職不久未盡其才時論惜之元和二年拜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外國公明年卒年七十一贈司徒謚宣獻子載蔭爲太子僕長慶中遷大僕少卿兼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次勝字猷卿登進士至刑部員外郎宣宗召對具道黃裳首建憲宗監國議帝嘉嘆拜給事中遷戶部侍郎判度支至檢校禮部尚書天平軍節度使子廷堅亦進士擢策

鄭綱字文明餘慶從父羨池州刺史綱幼好學有奇志善屬文所交天下名士張叅蔣乂楊綰常袞擢進士宏辭兩舉高第授校書郎爲鄆縣尉張延賞奏掌劔南書記入除補闕轉起居郎兼史職無幾爲翰林學士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德宗自興元還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功臣除制用白麻又以監軍爲左右神策中尉竇文場恃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綱當制奏

言舊制封建及拜相用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中尉不
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遂著爲令帝悟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
人止內侍諸衛將軍賜緋者無幾自魚朝恩踰舊制朕今用爾
非謂已私若麻制宣告天下謂爾脅我爲之文場叩頭謝更命
中書作詔并罷統軍用麻明日見網諭以宰相不能拒中人得
卿言乃悟在內職十三年小心謙抑上遇之頗厚及順宗立王
叔文牛美人內外用事憚廣陵王雄睿欲危之名網與衛次公
草立太子詔上病不得語網不待請輒跪白曰立嫡以長帝領
之乃定憲宗監國遷中書舍人卽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轉
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與李吉甫不協會盧從史陰與王承
宗連和有詔使歸潞從史辭潞乏糧請留軍山東吉甫密譖網
漏言於從史帝怒召學士李絳語其故問若何處置絳對誠如
是罪當放然聞者誰也帝曰吉甫絳曰網在宰相守正義者節
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外臣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爲醜辭以怒
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居位四年遇帝方勵精然無所建明
罷爲太子賓客久之拜檢校禮部尚書嶺南節度使有廉名改
工部尚書太常卿歷同州刺史東都留守河中節度使入爲御
史大夫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保太和中年老詔加太子太傅
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謚曰宣生守道敦篤耽玩墳典與
博聞好古之士爲講論名理之遊出入中外踰四十年恬澹寡
欲不爲烜赫事世以耆德推之子祇德孫頴

冊曰永貞不君一狐嘯野羣鼠夜騰理難竟捨補天浴日
功首始謀徵辭伐叛廼第二等網與黃裳錄所最優

鄭餘慶字居業祖長裕國子司業終潁川太守從祖少微中書

舍人刑部侍郎咸有時名艾慈與元德秀友善官至太子舍人
餘慶少勤學通究六經深旨善屬文登進士辟嚴震山南從事
累殿中侍御史丁父憂貞元初入爲左司員外庫部郎中八年
遷翰林學士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當時翕然稱重十四年
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坐善度支使于頔貶郴州司馬順宗徵
拜尚書左丞憲宗立復其相位方入中書與同僚議事主書滑
渙指陳是非怒其僭傲叱之後果賊汙坐死帝聞益加禮重奏
詞多傅古義議楊惠琳阻命用兵有介馬萬蹄之語有司多不
曉論者以爲不適時宜罷爲太子賓客改國子祭酒尋拜河南
尹元和三年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都留守六年拜吏部尚書凡
再爲相罷免非有大過益勵清儉爲時所稱遇得失言成準的
嘗奏旌門立戟朝廷大典近代有司只據黜官不行詳覆若京

兆尹元義方戶部侍郎盧坦俱不應立各坐罰休詔授惠昭太
子哀冊情辭甚工又執論醫工崔懷自淮南小將除黃州司馬
不當無故開微俸之路時權多不悅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
事先時多故太常肄樂詔禁大鼓復奏用之九年出爲山南西
道節度使代還除太子少師十三年特以耆德拜尚書左僕射
時屢經恩授不復計考使府賓佐借賜命服被紫垂金不以爲
貴帝惡其太濫詔令立制條奏又患朝廷儀制不倫藉其諳練
朝章命爲詳定禮儀使委以參酌施行乃奏韓愈李程爲副使
崔郾陳珣楊嗣復庾敬休爲判官吉凶五禮咸有損益尋轉鳳
翔尹充隴右節度使一歲戎事可觀十四年進檢校司空封榮
陽郡公食邑二千戶兼判國子事太學荒毀日久欲振起儒教
奏率文官俸給修之穆宗初以師傅舊恩進位司徒卒年七十

五贈太保諡曰貞生平名行完潔不失儒者之道後生謁見率以經學諷之而周其所急歷事四朝垂五十年祿賜分給親黨奉身理家極爲儉薄帝知其貧遇授方鎮必誠使者不得妄有需索沒後喪事不辦令所司給一月俸料以充賻贈用示哀榮有文集五十卷弟唐甫至主客員外郎中楚懷鄭三州刺史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陳侍中憲之後自少彊學博記依外兄元結讀書通解與義結甚重之後客荆郢間起學廬講授建中初黜陟使趙贊以處士薦于朝試校書郎累辟荆南張伯儀武昌何士幹幕府進詹事府司直有誣屬邑官盜金下獄白直其冤中丞韋伯甫聞之表爲侍御史守法持平權勢不敢請人咸憚之遷工部員外郎韋臯始招降南詔異牟尋德宗使持節循撫擢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金紫踰年還著雲南征行記

五卷奏上進諫議大夫遷尚書右丞知吏部選求外遷華州刺史政尚清簡以慈惠爲本流民至者分地受田而居所在名爲義合小有過犯不爲威克擒盜輒以物償故民愛而名爲左金吾衛大將軍臨行者老遮道不得去代者楊於陵論曰吾不敢易袁公之政人皆流涕羅拜久乃得去憲宗監國進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闢反詔爲劔南兩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半道授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充劔南東西川節度使時兄峰在蜀爲闢所劫畏不得全賊又方熾久不敢進貶吉州刺史未幾徙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用武之地東有淄青北屆魏博滋嚴守備推誠示信務在懷來李師道田季安皆畏服之居七年百姓立祠祝祭歷遷戶兵二部尚書山南東道并荆南二節度使吳元濟反言其兵勁卒悍與下同欲計非朝夕可下宜廣方畧示恩

信務以離潰其心自表入朝欲求罷兵俄而宿兵三年調發益
細及高震寓敗帝思其言授以彰義節度使寄治唐州恐其儒
者不開戎務復轉隨州陽夏為唐州刺史充行營兵馬使使將
其兵滋先世墳墓在蔡吳少陽時為修治禁芻牧諸袁多署右
職廩給之滋至與蔡人通好去斥候示恩信賊圍新興卑辭講
解賊亦易滋不為備坐貶撫州刺史未幾遷湖南觀察使累封
淮陽郡公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為人性寬易凡與接者自謂
皆可見肺肝居處儉陋薄衣食家人未嘗見其喜慍工於篆隸
有古遺法雖病遺令處後事皆有條理嘗讀劉惔悲甘陵賦褒
善斥惡戾春秋大指然以其文不可廢乃著後序子都右拾遺
郊翰林學士

冊曰憲宗初政急於懲奸如滋幸免後世所難

李吉甫守弘憲幼聰悟好學能屬文以父栖筠蔭補左司禦率
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為太常博士博洽多聞明練典故當昭德
皇后崩卹禮廢缺命草具其儀德宗稱善李泌竇參器過之陸
贄疑有黨出為明州長史贄貶忠州時宰因欲加害改吉甫刺
本州既至罷怨結權人益重其量移刺柳州值連喪四牧人疑
公署不居至即芟除視事卒以無患又改饒州誅破姦盜窟穴
治聲流聞憲宗徵拜考功郎中知制誥俄除翰林學士遷中書
舍人力贊討劉闢帝意方決浙西李錡厚賂貴幸請兼領鹽鐵
并求宣歙吉甫奏言昔韋臯蓄財多故闢因以構亂錡不臣有
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寤易以李異高
崇文闢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趨果園以攻渝合
吉甫以為非策因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劉

季運蕭紀凡五攻蜀山江逆者四宜起宜洪斬鄂彊弩直擣三
峽不惟賊勢中分首尾不救且崇文聞之懼其成功人有鬪志
帝從之礪復請大臣節度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帥不復盡
力請授崇文西川礪東川使兩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平關其謀
居多吐蕃遣使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可許盟自異
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許盟則南詔怨望邊隙日生帝辭其
使又請獻濱塞亭障南北數千里謀曰邊境荒咀犬牙相吞吏
按圖覆視且不能知今欲以數番紙圖千里遠塞有得地之名
而實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謝贊普不納朝議欲還張愔濠
泗二州又曰泗負淮餉道所會濠有渦口之險前日授建封幾
失形勢今愔乃軍士所立雖有善意未能制其衆若使得淮渦
阨東南走集憂未艾也亦止中書史滑渙素厚中人劉光琦先
時宰相議或不同必使渙請或有詔不至中書即名渙於延英
承旨迎意附會至有宰相不及知者四方賂遺交至弟涿竊官
刺史吉甫劾之簿家資得數千萬貶死雷州帝愈倚信自是軍
國大事悉以寶書易墨詔元和二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究
知閭里疾苦請罷諸道歲終巡勾以絕苛歛命有司舉堪縣令
者出郎官十餘人爲刺史建議方鎮大爲民患自今屬郡刺史
得自爲政不許私謁本道以杜交通選任猥冒簿記其員人得
敘進官無留才詔討李錡起徐州兵爲先鋒與汴州韓弘犄角
錡衆聞之果斬首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復徙趙國公爲相歲餘
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裴均瞰其位結黨傾之中丞竇羣本
其所薦因奏羊士諤爲侍御史呂溫知雜事吉甫惡不先白久
持不下皆銜之誣以交通術士訊問無狀羣等坐貶因薦裴均

自代懇乞罷政拜檢校兵部尚書出鎮揚州帝御通化門祖道
賜御餌禁方居三歲每遇朝廷大政密疏利害得失以聞值江
淮旱分遣賑貸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建平津
堰護漕渠以時蓄洩六年裴珣病免復以前官名還秉政入對
延英五刻始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建言國初置郡不過六十
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化理
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
則利寡易求官少易治舊時官制一品職田祿米不過千石俸
三千緡大曆時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刺史無小大皆千緡宰
相常袞始爲裁限至李泌量閑劇稍增之使相通濟然有名在
職廢依存額去閑劇之間厚薄頓異請一切商定併收都畿佛
祠田磴租入以寬貧民詔從之永昌公主薨有司請如德宗義
陽故事起祠堂帝命減半吉甫奏謂禮典無文非禮之舉人
所慎昔漢章帝欲起祠堂於明光二陵東平王蒼尚謂不可臣
竊以爲量置墓戶二十以充守奉帝悟曰吾固疑其冗果然無
據朕不欲破編民當擇官戶委之吉甫拜謝因言自今事有不
安者第言之無謂朕不能行也又奏十宅諸王不出閤諸女嫁
不及時選尚皆中人受賄方遣詔皆封縣主配以門閭田李安
疾請任薛平代之因圖上河北險要帝張於浴堂門壁日按之
每議河北事必指曰信如卿料劉蕡軍屯普潤數暴掠奏還涇
原畿民賴之八年回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傳言入寇奏
以爲不足虞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十一區以通緩急既
而果妄又奏復開元中所置宥州宥者取寬宥爲名居中以制
戎鹵自至德寶應間廢以軍遙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

鹵數擾之詔發夏州精騎五百屯經略故城以護党項置宥州
延恩縣隸綏銀道取鄜城神策屯兵實之又以江淮甲三十萬
給太原澤潞軍增馬千匹北邊一帶戎備完輯自蜀平帝銳意
欲取淮西吳少陽命悉意經度時田弘正已歸魏博爲內鎮河
陽不須重兵屯戍而汝州當蔡西面兵寡不足奏移河陽兵屯
汝州唐州又蔡喉衿請拔田進誠爲刺史以臨賊境且慰魏心
帝皆從之及元濟擅立吉甫請自往招撫指授羣帥不許無何
暴疾薨年五十七帝震悼加恤臨弔葬日祭以少牢贈司空諡
敬憲改恭懿性本畏慎奉法不忤害顧大體雖所不悅恒優容
之厚於奉養服食珍美而不殖財產所居安邑里第無他墅館
經綜政事衆職咸治薦引士大夫愛善無遺哀忠臣後以起義
烈同列武元衡出鎮屢請還之帝怒左拾遺楊歸厚輕肆欲遠
斥引爲在已過川帝意釋祇除國子主簿及再入相稍修怨怒
罷李藩謫裴垍不川李正辭人莫不疑憚帝亦知其專乃進李
絳遂與有隙數辯爭殿上帝多直絳所著有元和國計簿元和
郡國圖百司舉要兩漢魏晉周隋六代故事略長子德修亦有
志操寶曆中爲膳部員外郎出爲舒湖楚三州刺史卒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曾祖貞簡祖剛官終宰邑父元善襄
州錄事參軍絳舉進士宏辭二科授校書郎秩滿補渭南尉貞
元末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名充翰林學士歷主客司勳員外
郎中知制誥素偉儀觀孜孜以匡諫爲己任名冠一時上言聖
恩誅李錡本以討叛蘇息一方其財乃誅求刻剝六州之人所
積若囚而取之恐非式遏亂略惠綏困窮之意伏望並賜本道
代貧下戶今年租稅則萬姓欣戴四海謠詠聖德憲宗嘉納吐

突承璀請於安國佛寺建立聖政碑命撰碑文絳言陛下布惟
新之政剗積習之弊四海延頸羣生化被今忽自立碑示天下
不廣夫大人與天地合德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美有分
限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立碑罽嶸揚
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跡適足爲萬代譏笑陛下嗣高祖太宗之
業舉貞觀開元之政思理不遑從諫如流固可與堯舜禹湯文
武並駕又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乎詔用百牛倒其石帝
常稱太玄二宗道德風烈欲庶幾其盛行何而至此絳奏陛下
誠能正身勵行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
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
則才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官師公
吏治輯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
德號稱中典夫何遠之有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卽詔絳
與崔羣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列爲連
屏張于便坐出入閱視每顧左右作意勸誡又見浴堂殿帝問
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出其尤者若何絳對此
言非出陛下意必儉人熒誤所致自古納諫者昌拒諫者亡人
臣進言豈云易哉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
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上達者纔十之一二耳顧身無利以干
不測之禍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
非社稷利也帝曰朕初不知諫官之難賴卿言乃知先是當草
吐突承璀討王承宗制言古無以宦人統師者堅不肯草帝不
能奪及還欲加開府儀同又奏承璀喪師無功當抵罪反崇以
秩後有立功將何處之又論止樞密使劉光琦以故事遣中人

持詔哀諸道饋餉令付急遞免其需索襄陽裴均違詔獻銀器數百具請歸有司示天下信前後申論朝臣鄭綱裴武柳公綽白居易爲姦人排陷皆獲寬宥自知言切必斥悉取所上疏藁焚之未幾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若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苟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帝爲動容許以疾風勁草人之所難遷司勳郎中轉中書舍人賜金紫特揀良笏與之異時顧託南面一當如此絳頓首謝承璀以烏重胤獲盧從史牒署昭義留後絳奏澤潞據山東要害今孽豎就擒方收威柄遽以偏將莅本軍綱紀大紊兩河諸鎮必謂陛下啗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默然哉宜用孟元陽澤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間者始服帝從之張茂昭舉族入覲絳請亟授以官且遣使詔其麾下皆聽節度乃拜河中節度使會任迪簡以帑府賈竭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絳請斥禁帑以濟事機又言吳少誠病朝廷命帥今乃其時有如阻命則決可討然蔡鎮不可並取願赦承宗趣立蔡功江淮早以赦令所貸未廣請大出官人蠲恤流亡嚴禁鬻子帝皆順納素以嚴憚罷省游畋一日上至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見憚如此再後閱月不賜對絳奏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爲計得矣願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三殿帝怪前世任賢致治今何無賢可任對曰自古無有借才異代惟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不以己能蓋覆折節下之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在循其名而驗以事所得十七若任官廉辨措事不阿無希望依違之態邪媚愉悅之容此近於賢賢則當任

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
 奸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用賢豈容易
 哉帝曰卿言得之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問故事
 皆有獻卿何獨無荅曰凡方鎮有土地人民或畱用度以為羨
 餘戶部為陛下謹出納烏有羨贏哉若以為獻是徒東庫物實
 西庫進官物結私恩臣不為也帝瞿然悟每有詢訪隨事補益
 多協事機故所言無不聽將大用之以承確陰有毀短先出為
 淮南監軍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封高邑縣男田懷諫父死
 請襲帝謀於絳勸上蓄威以俟兩河恒懼部將以兵圖已故委
 任皆均其力以相維制不得為變若主帥彊則足以制其命今
 懷諫方乳臭必假權于人權重則怨生同任者將起而生患俄
 而田與果立以魏博聽命帝大悅李吉甫復請命中人宣慰因
 刺其變徐議所宜絳謂不如推誠撫納即假旄節他日使者持
 三軍表來諫則制在彼不在此帝重違吉甫詔張忠順往絳固
 請曰如興萬有一不受命即姑息復如何時矣由是即拜興節
 度使復請斥禁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或言太過絳曰王化不
 及魏博久矣一旦挈六州來歸不大犒賞人心不激假令舉十
 五萬衆期歲而得六州計所費尚三倍今典天挺忠義首變汙
 俗破兩河之膽可畱小費墮機事哉帝從之又患朋黨以問荅
 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夫
 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
 子遇主知則進疑則退故常為姦人所乘若陛下上奉堯舜禹
 湯文武與數千載之君為類乃道德同耳豈為黨乎時以居中
 介特尤為左右所不悅故因以自明又言鹽鐵使王播違禁月

進不出祿廩家貲願付有司帝善之訖絳在位未常入禁上又
言公等當爲朕惜官得無有姻故冗食者吉甫德輿皆稱無有
絳言崔祐甫對德宗所問姻故但視當與不當非臣親舊孰知
其才或不知者安敢與官時謂名言若情故自嫌非聖主責成
意帝曰誠然在審至當而已又問凡人舉事常患不通於理陷
於過失追悔誠難古人處此復有道否絳曰事或過差雖聖哲
不免惟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猶手足之於心膂同體爲用但
冷能護失常情所蔽願陛下以聖人改過不吝自處吉甫聞教
坊使閻良家子及別宅婦人納禁中京師囂然畏不敢諫絳獨
上疏翌日帝於延英舉手謂曰昨見來狀知卿盡忠朕以丹王
等無待者命訪問里厚與錢帛祇取願者四人豈知便爾生事
昨已加黜罰並許放歸俄足疾求免罷爲禮部尚書由是復召
承璫絳雖去位猶懷不能已上言北鹵方彊其憂有五一者比
歲入馬求直今置不取當貯他謀二屯士不足斥候不明城無
完堞非可猝應三營築不詢衆謀遠規塞外敵一入寇應援艱
阻四比年通好窺知河山險阻兵甲數目驅迫方去兵罷復來
五回鶻思叛脫相連約數道並進何以遏之尋出爲華州刺史
勸止收獵奏罷澤潞太原天威軍捕鷹戶帝遣五坊使至華必
令自戢又繫捕承璫尸在部內擾民者入爲兵部尚書母喪
免皇甫鏞惡之落故職授河中觀察使鏞得罪名遷御史大夫
切諫穆宗畋游不聽辭疾歷東都留守徙東川節度使寶曆初
拜左僕射與中丞王璠爭道絳引故事左右僕射師長庶官雖
去樞務猶總百司署位不著姓上日班見百官中丞御史顧列
在廷元和中僕射伊慎緣恩進博士韋謙特削其禮至僕射就

臺見中丞或立廷中中丞乃至憲度倒置不可爲法逢吉右璠
下遷太子少師分司東都議者直絳文宗立名爲太常卿以檢
校司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太和四年南蠻寇蜀
詔絳募兵千人往赴半道兵還監軍楊叔元疾絳素不奉已激
怒新軍誣以將收募直還爲民士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爲亂絳
不及設備牙將王景延力戰死遂舉家遇害年六十七事聞驚
悼冊贈司徒諡曰貞賻禮加等景延亦贈官祿子甥夏侯孜以
奏稿授將偕次爲七卷 子璋字重禮大中初擢進士辟盧鈞
太原幕府遷監察御史進起居郎奏太廟祫享復用宰相攝事
舊制設次郊丘太僕盤車載樂名羣臣臨觀璋奏罷之咸通中
累官尚書右丞湖南宣歙觀察使卒

冊曰天道無知直道先夷誨人悔禍全軀保妻彼譖人者豺
虎何誅

武元衡字伯蒼河南緱氏人祖平一父就殿中侍御史元衡登
進士累辟使府至監察御史爲華原令不樂鎮將特恩撓吏稱
病去德宗知其才名授比部員外郎歲中遷左司郎中以詳整
任職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嘗對延英罷帝目送之指左右
曰真宰相器也順宗立爲山陵儀仗使王叔文誘以權利拒之
托以劉禹錫充儀仗判官不聽叔文不悅罷爲右庶子憲宗受
冊爲皇太子卽命贊引因識之登極復拜中丞持平無私綱條
悉舉人甚稱重尋遷戶部侍郎元和二年正月拜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兼判戶部事賜金紫封蕭縣伯上素知其堅正有守進
退不苟瞻禮信任異於他相浙西李錡請入覲旣又稱疾請至
歲暮鄒網許之元衡曰若是則可否全在臣下矧陛下新臨大

寶天下耳目所屬苟使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從茲殆矣上以爲然遽命追之錡果計窮而反時蜀新定高崇文不嫻吏事上難其代者乃拜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平章事充劔南西川節度使進封臨淮郡公崇文去後軍資儲蓄盡發無遺至乃節約庶事務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濟上下完實懷撫蠻獍約束明具鮮有生事雅性端慎淡於接物開府選士必盡時彥八年徵還復相與李吉甫李絳同列二人情不相叶各於上前爭事理曲直元衡居中獨持正道無所違附上稱爲長者時太白犯太微上相歷左執法占者言三相皆不利吉甫乃先以元衡生月卒無何帝討淮蔡悉以機務委之王承宗李師道百計阻撓懇乞罷兵使者赴中書白事辭禮悻悻怒而叱之承宗飛章詆訐頗結咎怨九年六月三日將朝它在靜安里甫出里東門北聲滅燭導騎訶者射中其肩徒馭奔逸白樹陰突出數人以楛擊元衡左股遂執其馬卽宅東北墻外害之批其顛骨懷去時夜漏未盡陌上多朝騎百官恟恟旣明仗至紫宸門上聞之震驚御朝坐延英召見宰相惋慟卽贈司徒賻以布帛并粟輟朝五日諡曰忠愍年五十八屈指正吉甫生月以後絳亦被害吉凶之數若符會焉生平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絃先是長安人曰打麥麥打三三三旣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言打麥者時也麥打者暗中突擊也三三三六月三日也舞了則卒矣及是皆驗上分命大索京師震恐城門加兵凡殊語異服皆物色之公卿節將重轅覆壁備加搜戢罷京兆裴武官賊投書於道曰毋急我我先殺汝故吏卒不敢窮捕兵侍許孟容見上泣涕曰豈有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者乎又詔立賞格能

元衡

卷二十一

三

宰相補唐十

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凡與賊謀及舍賊能自首者亦賞
蓋藏者族王士則士平告言承宗所遣捕張晏等十八人皆斬
之逾月東都呂元膺執淄青留邸賊門察訾嘉珍自言預謀復
誅之後師道平田弘正閱簿書有賞殺武元衡案始得其真乃
知皆潼關吏卒受賂容奸之所致也自是凡朝者以家奴持兵
呵衛宰相則金吾毅騎導翼每過里門搜索喧譁因詔寅漏上
一刻乃傳點云

于頔字允元後周太師謹七世孫蔭補千牛調華陰尉累勞遷
侍御史爲吐蕃計會使有專對材擢長安令司門員外駕部郎
中出爲湖州刺史開濬湖陂修復隄岸歲獲禾稻蒲魚無慮萬
計地庫薄葬瘞枯骨千餘人賴其惠未幾轉蘇州罷淫祠濬溝
滄端路衢爲政有績然以暴橫少恩杖前部尉以逞憾觀察使
王緯以問德宗不省反遷大理卿爲陝虢觀察使慢言謝緯劾
我今三進官矣益自侈峻罰苛懲官吏重足惴恐參軍姚峴
不勝其虐自沈于河尋轉山南東道節度使值吳少誠叛率兵
赴唐州戰吳房收朗山縣禽其將李璨又勝之濯神溝因請升
襄州爲大都督府廣募戰士儲良械憫然有專制漢南之意悟
者類治軍法帝晚務姑息奏無不允持下益急慢於奉上誣劾
鄧州刺史元洪流之端州復表爲責太重改吉州長史又怒判
官薛正倫奏貶陝州長史比詔下中悔奏復舊職正倫死以兵
圍其居疆使與孽子婚昵吏高洪縱使剝下公歛私輸別將陳
儀忿怒刺殺洪一府驚潰累遷檢校左僕射封燕國公驕蹇不
法擅以兵取鄧州據南陽時上未有所懲憲宗立權綱自出頔
稍懼入朝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請準杜佑月三入朝詔

可恃其家富務交結權倖有梁正言者給言與宦官梁守謙同宗得幸於帝次子敏因爲父納賂要求出鎮事久不效怒責所饋誘其奴支解之棄溺中事露捕吏沈璧并奴婢悉下獄命三司薛存誠王播武少儀訊問頓與子贊善大夫正秘書丞方待罪累日上章自理貶頓爲恩王傅子咸奪官竄敏雷州賜死璧封州正言論死久之拜戶部尚書會討蔡又獻家財助國踰年請致仕授大子賓客鬱鬱不得意卒贈太保右丞張正甫劾其教女伎爲八佾舞僭擬朝廷聲態悲侈號孫吳順聖樂乃諡曰厲穆宗時子季友因尚主恩改諡曰思補闕高鉞博士王彥威發其素行倔強犯命勢迫而朝非其宿心能保腰領爲幸不宜更諡不報方復官和王傅以干進無厭結客欲刺裴度伏誅語在李逢吉元稹傳中

弘簡錄卷二十一

弘簡錄卷二十一終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唐二之十一

裴度 子識諡 裴垵 李廓 李藩 權德輿 子璩

韋貫之 父肇 崔羣 李夷簡 李逢吉 程异

皇甫鋪 弟鋪方士柳泌附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祖有鄰濮州濮陽令父澈河南府澠池丞度貞元中登進士宏辭兩科補校書郎復中制策高等授河陰尉遷監察御史密疏論權倖悖旨出爲河南府功曹武元衡表西川掌書記召爲起居舍人元和六年遷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轉本司郎中遣使宣諭魏博田弘正知其高選郊迎盡禮

弘簡錄

卷二十一

宰輔唐十一

趨跪受命請記所除舊採訪使廳為視事之所述其謙抑奉法
及還魏人感悅上亦嘉其奉使稱旨拜中書舍人九年改御史
中丞五坊小使暴橫惡下却令裴寰不為之禮構寰出慢語激
怒下獄論大不敬宰相不能解度奏陛下愛百姓何如愛小使
今寰所犯以愛百姓豈可加罪上色霽乃釋尋兼刑部侍郎使
蔡州行營宣諭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因問諸將孰才奏
曰臣觀李光顏見義能勇當有功不數日果奏大捷益賞其知
入與元衡同被刺盜三進刃初斷鞞帶次中背纜絕單衣後擊
其首帽礙刃不至深從人王義持賊急呼反刃其手得墮通化
坊溝渠中賊意已死捨去明日或請罷度官以謝反賊上大怒
曰若爾是姦計得行朝綱盡廢今天幸不死吾用一人足破諸
賊矣居三日詔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自是以平賊為已任性

吳元濟賊

本到正明治體長於言辨凡所諫論感動物情請告一門自以
兵宿衛私策中使問訊不絕特旨不用宣政參假竟對延英見
日撫諭周至十一年為莊憲皇后禮儀使上在諫閣欲準故事
置冢宰以總百司度獻議冢宰是殷周六官之首既掌邦理實
統百司後代設官既無此號不可虛設古今異制不必因循乃
敕諸司公務權取中書門下處分識者是之帝令羣臣各獻元
濟誅否之狀多言罷兵赦罪為便唯度言賊不可赦會高霞寓
敗工語宰相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帝王之兵不合敗則自古
何難於用兵累聖不應留此兇賊今卿等但論帥臣勇怯與疆
弱處置何如寧可以一將不利便沮成計於是宰臣不得措言
朝廷無敢議罷兵者故度計得行時聚兵已四年度支供餉不
敷李逢吉王涯復互陳利害度獨無言帝問之請身自督戰明

弘簡錄

卷二十一

宰輔唐十一

日延英對罷獨留度曰卿必能為朕行乎度奏臣昨見元濟乞降表料此逆賊勢實窘蹙但諸將不一未能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赴行營則諸將各欲立功以固恩寵破賊必矣上然之命以本官充彰義節度申光蔡觀察宣慰處置等使奏革先朝猜忌舊政許於私第延接奇士共為籌畫天下賢俊得以効計臨行自分義在必死奏曰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改容流涕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至郾城治所宣達上旨巡撫諸軍率先奏罷中使監陳令諸將專制其兵之柄進退號令一出於已眾始喜悅嚴肅而後陣畫一而後戰以是皆捷李愬已破蔡先遣馬總入城安撫明日建彰義軍節領洄曲萬人繼進度既視事約法令自盜賊鬪殺外悉罷舊令偶語燃燭聽民酒食相過蔡人大悅始知有生之樂率蔡卒為牙兵人謂反側難信笑而荅曰蔡人仰吾人父老聞之益相感泣申光之民印時平定踰月入朝留總主後事行至郾城會上封二劍授監軍梁守謙使悉誅賊將乃復還入蔡騰奏中解全宥甚眾策勲加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戶復知政事上侈心漸萌因光顏等入朝欲開內宴詔六軍使張奉國修麟德殿東廊奉國出私財以助用度從容啓上營造自有將作等司豈可使功臣破產上怒奉國泄漏令致仕由是程異皇甫鏞益以財幸帝以平蔡時二人供饋不乏命拜平章事度延英而論錢穀之吏非代天理物所宜恐天下騰口掉舌於陛下無益願徐思其宜帝不納度三上疏請罷亦不省又與崔羣言五坊使楊朝汶暴橫擅拘西川節度盧坦子沒其私錢上曰此小事我自處置且欲與卿商量東軍度奏山東尚遠五坊

追捕輦轂平人。事近上不悅。已而省悟。名朝汶數以向者爲爾。使我羞見。宰柅特命誅之。時承宗尚拒命。度遣辯士柏耆往說。令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又諭程權入覲。請建滄景德棣爲一鎮。朝廷師獨李師道翻覆違命。奏令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與田弘正率兵於楊劉渡河直抵郟州。卒以就擒。十四年罷政。授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穆宗卽位。朱克融王廷湊倡亂。擢鎮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受命之卜。不遑寢息。自董西師臨於賊境。屠城斬將。屢以捷聞。上嘉其忠款。遣中使撫諭。進檢校司空兼統押北山諸蕃使。每處置軍事。學士元稹忌其前述。與內樞密魏弘簡交結論奏。多爲所持。三上疏言患害有大小。議事有後先。河朔逆賊祇亂一方。禁闡奸臣必亂天下。在一方者可責臣等。在天下者必陛下制斷。以臣愚見。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而自平。若如臣不除逆賊。縱平而無益。辭情激切。上雖不悅。懼於正議。罷稹內職。改弘簡爲簡事。使尋亦解。吏兵權守司徒同平章事。留守東都。諫官伏閣言。時未偃兵。度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會中人使幽鎮。還亦言兩河畏度在朝。尚知警懼。今使居東。人皆失望。帝悟。復召入朝。元稹議沮。用兵授二凶節鉞。而深州圍尚未解。度發太原貽之以書。諭以大義。克融始解圍去。廷湊亦退舍。奏至。穆宗甚喜。二年三月。至京。見帝。先謝。受命討賊。無功。次陳除職。入覲。辭和氣勁。繼之泣涕。帝爲動容。奏河北事宜。慷慨激切。在位無不聳動。武夫貴介。至有咨嗟出涕者。翌日拜光祿大夫。移鎮揚州。尚與宰臣同詣延英。奏事。上顧問昭義劉悟。拘監軍劉承偕。旨令放歸。不遣。如何處置。度辭以藩臣不合預議。上固問劉悟。負朕。朕寵

以僕射仍加厚賜不思報功翻縱軍衆凌辱監軍朕實難耐對
曰承偕在昭義不法臣盡知之昨惛與臣書亦論其事中使趙
弘亮知狀特令進書轉奏陛下知之乎上曰不知惛何不密奏
我豈不能處置度奏臣竊以惛縱有密奏陛下必不能處置今
日臣等面論陛下猶未能決矧惛卑辭豈能動聖聽哉上曰前
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度奏陛下必欲收人心使戎臣皆
效死節唯有下詔自言任使不明致承偕亂法可集三軍斬之
如此則萬方畢命諸奸破膽矣上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緣
是太后養子如卿處置未可更思其宜度與王播等復奏配流
遠惡上以爲然承偕始得歸度方受冊徐州奏王智興逐節度
使崔羣自稱留後朝廷駭懼議者交口請相度乃詔復知政事
素與李逢吉不協不樂者以逢吉善於陰詎足能攝度乃自襄
陽召還構于方謀刺之獻凡再閱月罷爲左僕射會帝怒感風
眩度數至內殿請正太子翌日得見帝遂立景王爲嗣未幾出
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帶平章事長慶四年敬宗聞廷湊屠牛
元翼家嗟惋累日因嘆宰輔非才致姦臣悖逆如此及見度奏
狀不帶平章事問何故學士韋處厚奏爲逢吉所擠帝笑曰何
至是也翌日下制兼平章事上雖幼孺漸明其端每中使過與
元必傳密旨撫諭且有徵還之約寶曆元年疏請入朝二年正
月至京帝禮遇隆厚令復知政先是帝將幸東都令度支員外
郎盧貞往檢計行宮及洛陽大內諸臣諫不聽方懷憂恐度奏
國家建立兩都正備巡幸頃艱難已來宮闕及六軍營壘百司
解署悉多荒廢陛下必欲行幸須稍修葺一年半歲方可議行
帝曰羣臣議不及此但云不合去卽如卿奏不行亦得未幾遣

中使楊文端賜克融春衣奏稱疎薄執留之更索預給一季春衣并助丁匠五千往修東都帝欲遣重臣宣慰索還勅使因問可否對曰克融惡極將必自斃陛下不足為慮且停宣諭索還更緩旬日下一詔云聞中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自有處置所賜春衣有司製造不謹徐命區處若遣丁匠已勅魏博等道所在排比供擬速令應役其預借春衣是本道常事何所吝惜祗是事體不可獨給范陽上從之至皆如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二子來獻帝方倦於臨朝日晏方御又奏願養之道在於順適時候在陽則欲及陰涼在陰則欲及溫煖故春夏取鷄鳴時早起秋冬取日出時晏起今方屬盛夏宜在清晨如至巳午即當炎赫仰瞻展旒亦似煩熱帝嘉納未幾兼領度支屬變起禁掖密與中貴謀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為文宗有功加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宮使餘如故復以贊導勳進階特進踰年李同捷求繼襲請行誅伐克日詔許罷度支以歸有司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三百戶年高多病懇辭機務帝恩禮彌厚遣御醫診視中使撫問太和四年詔授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備禮冊命符疾損每三五日一入中書懇辭拜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白罷陶漢監牧還小民田四百頃八年進中書令東都留守李訓之禍上疏申理親屬詰誤賴其全活者衆始治第東都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梯橋架閣島嶼迴環極都城勝槩又創平橋別墅起涼臺水館名堂曰綠野與白居易劉禹錫酣宴終日一時有名文士多從之遊開成二年復命兼太原尹河東節度使遣吏部郎中盧弘宣為朕卧鎮北門促令上路不復已之任三年冬乞還養病四年正月還京真拜中書令以疾

未任朝謝詔先給俸料特賜上巳宴曲江詩仍別賜御札方春
 慎疾勉持醫藥甫及門已薨年七十五上聞震悼冊贈太傅謚
 文忠輟朝四日賜賻加等詔京尹鄭復監護喪事葬于管城上
 怪無遺表勅家人索之得半藁以儲貳為諱言不及私會昌元
 年加贈太師大中初配享憲宗廟庭其人狀貌不踰中人而丰
 彩俊爽占對雄辯聳于睿聽逢時遇主能奮命決策為一代宗
 臣至今猶想像其風繁亂臣賊子歛威喪氣四裔君長輒問年
 齡狀貌出處用舍晚節自見功高位極媚嫉者眾不能無慮稍
 涉浮沉以避烈禍其領錢貨不免撥拾羨餘以效流俗復引草
 厚叔尚卓為補闕拾遺彌縫結納為自安之計君子少之予五
 人識字通理性敏悟凡經史過目不忘陰補京兆參軍累大理
 少卿至正卿襲爵討劉稹為供軍使改司農卿進湖南觀察使
 宣宗時蕃酋尚恐熱上三州七關列屯分守以為涇原節度使
 帝親臨遣至則治堦障整戎器開屯田立戍限交代以時親老
 者移近處人咸感悅加檢校刑部尚書歷鳳翔忠武天平邠寧
 靈武等軍所至皆有可述進檢校右僕射卒贈司空謚曰昭諡
 有文詞蔭累考功員外郎宣宗思度勲望待禮有加擢翰林學
 士累遷工部侍郎加承旨至太子少師封河東郡公黃巢進以
 偽官不從遇害調登進士讓任京兆府參軍

冊曰撻彼晉公克奮其雄六朝羽翼四代天工蔡以之平
 冀以之爭身之用舍國之重輕相道有關終始完名

裴珣字弘中聞喜人宰相居道七世孫弱冠登進士并賢良第
 一補美原尉歷監察殿中侍御史禮部考功二員外郎鄭珣瑜
 委校辭判不受請託研覈精密才實允當元和初召為翰林學

張簡錄 卷二十二
士轉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李吉甫自外遷執政後進
人物罕所接識藉其精鑒筆疏三十餘人悉以薦于朝天下翕
然稱爲得人俄坐覆視皇甫湜等對策無所同異吉甫泣訴罷
爲戶部侍郎無何轉承旨學士上新平蜀亂厲精政事均中外
機筦多所參與以小心慎默稱帝意三年秋遂代吉甫拜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竭誠輔佐在位好直言請繩不軌旌別淑慝課
覈吏治以整齊法度杜絕蹊徑皆蒙垂意聽納帝在禁中常呼
均官而不名踰年加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請準六典奏登
朝官五品以上爲集賢院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餘皆校理
史館以登朝者爲修撰餘並爲直史館詔著于令永爲定式吐
突承璀承間欲有關說帝憚均誠使勿言嶺南監軍許遂振誣
節度楊於陵詔授冗官均以中人志不可長入除史部侍郎劾
太原嚴綬懦弱藩政一出監軍李輔光以李鄴代之承璀復探
帝意請討王承宗而盧從史陰苞逆節以圖身利均兩陳其不
可勸帝勿因承宗而廢武俊大功前後賞罰不一何以激勸天
下帝依違不決久之承璀果無功王師暴露從史遣部將王翊
元奏事動之以語翊元因白從史惡稔可圖之狀比遣再往得
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乃爲帝陳從史暴戾無君視承璀若小
兒相與往來軍中可因而致之帝初驚愕徐乃許之俄而從史
果就縛因班師均奏罷承璀所領兵建中間釐定賦稅分上供
送使留州爲三其時物重錢輕以後物輕錢重民輸率一倍其
初所在又以留州送使之入各省公估就實估以自封疆而重
賦於民均奏禁止之一以公估準物令觀察使得用屬州租調
不足更取支郡以贍其留州送使額悉變爲上供由是江淮而

南。民困少息。邕以茂年驟居要任。器局峻整。方直有度。雖鉅權宿貴。不敢干以私。故時多不悅。諫官舉職。惟邕獎勵。使盡言。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遷官過謝。邕曰。郁與正辭二君。孜孜獻納。可以酬勞。若嚴補闕。少異前日。進擬上固為疑。休復大慙。所薦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為中丞。咸相踵為相。自餘量材付任。皆叶人望。遷任之精。前後莫及。議者咸謂才與時會。故元和之治。百度修舉。朝無幸人。五年暴中風痺。上悵惜。遣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以聞。居三月。益痼。罷為兵部尚書。其進由吉甫薦。後多變更。約束迨其復。川銜之。以上德宗實錄。時疾解。史任謂不宜。昌奏徙為太子賓客。又言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先見。邕明日乃朝。帝怒。議將斥武。賴李絳言。悟帝始釋。故卒時不加贈。給事劉伯芻表其忠。方贈太子太傅。

李邕字建侯。從祖邑。父瑄。官起居舍人。邕第進士。又書判高等。補祕書正字。應李懷光辟。擢監察御史。反時與母妻皆陷。賊庭給以兄病革。卧洛母欲往視。雖許而妻子不同行。復告已在軍。將誰往侍聽。以婦從。恒與故相高郢刺賊虛實。及攻取之策。白諸朝。德宗手詔褒荅。事覺。嚴兵名問。邕詞氣不撓。三軍感動。不殺囚之河中。平日馬燧破械致禮。表佐其府。尋罷歸洛。嗣曹王臯奏兼殿中侍御史。辟致襄州幕府。久之入為吏部員外郎。為人素剛果。臨事無撓。會徐州兵亂。迫張建封子愔。主軍務。帝使持節宣慰。直入其軍。喻以禍福。出所囚監軍使。復其位。眾不敢動。愔即上表謝罪。削去僭稱。兵馬留後。方始授之。還奏稱。旨遷郎中。順宗時進御史中丞。憲宗立。為京兆尹。進尚書右丞。元和初。京師多盜。復拜京兆叢奸禁暴。威望素著。俄檢校禮部尚書。

爲鳳翔尹兼隴右節度使未幾移鎮太原爲北京留守在三鎮
俱以剛嚴操下舊習一變名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諸道鹽
鐵轉運使五年冬又轉淮南節度使居鎮數歲政事修理庾廩
充積號稱富强就加檢校左僕射及王師討蔡李師道用計撓
沮鄴發楚壽二州兵二萬分壁鄆境賞餉自給天子憂財乏使
程昇馳驛江淮諷諸道輸貨助軍鄴首倡籍府庫一歲儲蓄之
外盡納于朝諸道從之軍用無匱與監軍吐突承璀素厚歸朝
薦之名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不喜其名由宦倖進至京不出
視事引疾固辭改戶部尚書俄檢校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
東都兼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曰肅生平與楊憑穆
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以氣自任出入顯重澁直無私令行
禁止所至稱理然在淮南生殺禽擿多委軍吏參佐不得與往
往陷人非法物議少之子栻歷宗正卿京兆尹浙東觀察河東
鳳翔節度使終秘書監

李藩字叔翰曾祖至遠祖畬父子皆以志行名重一時父丞爲
湖南觀察使亦有名藩少沈靖澹雅姿儀閑美敏于學問家富
饒父卒益務施與不數年所積畧盡年四十餘未仕讀書揚州
困於自給妻子怨咎不顧杜亞守東都以故人子署爲從事復
辟張建封徐州從事在職謙謙不事苛察會建封卒濠州刺史
杜兼疾驅而來陰懷冀望藩泣語喪難之秋公宜謹勿過何棄
而來須疾歸不爾以法劾公兼怍愕而去怨所志不就反誣奏
藩搖動三軍德宗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懷詔不忍發旬
日與藩論釋氏因果報應藩曰人生在世禍福皆已前定不宜
過爲恐懼因出詔示藩覽之無動色佑乃令慎言吾已持百口

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潘入見。望其狀貌。曰：此豈作亂人耶？立命釋之。除秘書郎。朝臣慕其名。將用之時。兵部尚書王純得君。邀與相見。不往。王仲舒韋成季呂洞強致之。惡其朋黨炫赫。日會聚飲酒。好爲排說。庾詵語暫往。卽止。無何其黨。咸敗。遷主客員外郎。歷右司吏部。元和初。遷吏部郎中。掌曹事。爲吏所蔽。濫用官。黜爲著作郎。轉國子司業。遷給事中。制勅有不可。輒於黃後批之。吏白。應別連白紙。潘拒之。曰：如是則爲文狀。豈云批勅耶？裴洎言於帝。以爲有宰相器。屬鄭綱免。遂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素性忠盡。事無不言。上重其無隱。問以前代帝王理天下。或家給人足。或國貧下困。其故何也？對曰：古人云：儉以足用。誠使人君不貴珠玉。唯務耕桑。則人無淫巧。風俗敦本。自然帑藏充羨。稼穡豐登。若務竭民力。好致異物。上行下效。風俗日奢。去不務末。衣食益乏。自然國家貧困。盜賊乘隙而作。今陛下未鑒前古。思躋富庶。伏願保終如始。以風示天下。帝曰：儉約之事。是我誠心。貧富之由。如卿所說。唯當上下相勗。以保此道。似有踰濫。極言箴規。藩等拜賀而退。又問禳災祈福之說。信有之否？藩對曰：自古聖達。不爲妄禱。昔楚昭王有疾。卜者謂河爲祟。昭王以河不在楚。非所獲罪。仲尼病。子路請禱。荅以丘之禱久。漢文帝每有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是皆達識。遠覽。迢然盛德。彼禍福之來。咸應行事。苟爲非道。何福可求？若使神明無知。安能降福如其有知。則私已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取。况神明乎？有詔。河東節度王鐔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著其左云：不可。權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日暮勢迫。出今日。便不可止。何暇別作奏耶？事竟得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

止後數日潛欲中藩奏以漏洩吳少陽事罷爲太子詹事數月上復思之名對殿中事寢釋六年擢爲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未行卒年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謚貞簡生平林能不及裴垣孤峻頗後韋貫之然人物清規亦其流也

冊曰垣方急流間以疾投清流人物位亦見奪倡首納財宦倖斯來三相居衡無乃寡偕

權德輿字載之父皐喪時德輿方七歲哭踊如成人未冠爲文數百篇編爲童蒙集聲名大著河南黜陟使韓洄辟置幕府試校書郎江西李兼引爲觀察判官杜佑裴胄交薦德宗雅聞其名召爲太常博士轉左補闕貞元八年關東淮南浙西大水溺人漂舍建言天下大計仰給東南今靈雨三時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所疾苦蠲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又論裴延齡奸邪因上欲召面加贊覈兼擇朝臣按覆言皆切中不省遷起居舍人兼知制誥歷駕部員外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凡居西掖八年中數歲獨直兩省歸沐輒隔旬餘遇帝猜嫌自任上言左右掖垣承天子誥命奉行詳覆各有攸司事皆要重不宜久廢舊制分曹十員以相防檢若有所壅吏得爲非四方聞者咸惜朝廷乏才詔荅曰非不知卿勞勩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至十七年權知禮部貢舉次年真拜侍郎在職三歲甄品詳諦拔取明經初不限員所得士公輔相踵值歲早上陳闕政臣聞銷天災者修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洽則祥應至畿甸之內大率赤地麥種不下轉徙之人斃踏道路宜詔所在裁留經用以種貸民宿逋未償一切蠲除夫漕運本濟關中請轉東都以西緣道倉廩悉

入京師督江淮所輸以備常數約太倉歲計斥其餘者以糶則時價不踊而蓄藏者出矣自大曆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八百民輸五倍有司多務廣取虛籍不除雖有心計巧力能商功利其於割股啖口困人均也又言北經紉放者自謂技拭無期一經困頓澹然就斃天爲乖和近陛下洗宥或起爲二千石其徒更相勸勉知牽復可望惟因而弘之使人人自效帝頗采用之元和初歷兵吏二部侍郎所料虛從史王承宗後皆不虛久之拜太常卿因裴伯病拜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王鏐入朝要結貴倖求兼平章事奏以此官非序進可得當必有大忠勲或疆不利者不得已與之非此二者不宜假此名以開後人乃止上悔運糧使董溪于旱謨盜軍典流嶺南以爲太輕遣中使半道殺之追論事雖已行後恐或有此北當責臣等謬誤自今明下有司論報頒行詔書與衆同棄庶幾訓一勸百人知警懼帝深然之嘗問爲政寬猛孰先對曰唐承隋虐以仁厚爲先太宗見明堂圖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凡經大盜竊發俄而殄滅皆本朝德化感人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在位善於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性復寬和直諫不爲察察名遇同列論議不同或於上前爭辨已獨從容不爲軒輊久之罷守本官俄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封扶風郡公將行值于頓子殺人自囚無爲請者因言于帝得賜稍寬復拜太常卿徙刑部尚書請出前許孟容蔣乂刊彙格勅與侍郎劉伯芻參復研考定爲三十卷奏上復檢校吏部尚書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病乞還卒於道年六十贈左僕射謚曰文自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積思術業至老未曾去書六經百氏游詠漸漬通貫曉徹爲

文雅王贍縟當世公卿侯王巧求銘紀十常七八動作語言一
無外飾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仰爲縉紳羽儀有文
集五十卷子璩字大圭登元和進士歷監察御史知務大體
有美稱人謂能世其家李宗閔薦爲中書舍人與諫列高元裕
鄭肅韓欽等連章劾李訓不聽及宗閔貶屢表辨解貶閩州刺
史文宗憐其母病徙鄭州卒

韋貫之名純以字行後周柱國夔八世孫父肇大曆中爲中書
舍人有重名累上疏言得失元載惡之左遷京兆少尹改祕書
少監欲令過謁終不肯詣載誅除吏部侍郎卒諡曰貞貫之登
進士賢良二科除校書郎歷伊闕渭南二尉不應辟召居貧噉
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與京尹李實同里數聞其賢願識之不
往永貞時始爲監察御史轉右補闕元和初遷吏部員外郎論
罷新羅人金忠義以工巧幸不宜擢少府監以汙朝籍子乃賤
工不宜補齋郎以奉郊廟權幸側目改禮部兩典制舉策名多
士坐取牛僧孺等指切時病出爲果州刺史半道貶巴州久乃
名爲都官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嘗勸裴垍帝前三奏事不
從蓋以進退決請垍謹奉教事果見聽垍因許君異時當位於
此復除禮部侍郎對帝言侍郎雖宰相除然爲陛下揀宰相者
禮部也故取士務抑浮華先行實趨競者爲息改尚書右丞賜
金紫踰年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上未及
從復奏陛下豈不知建中事乎始於蔡急而魏應之齊趙同起
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爲亂今陛下獨不
能少忍待其次第撲滅耶帝深然之後卒如言平蔡鎮乃自服
時諸帥四面銳進戰方力詔復以韓弘爲都統因奏其事果行

反使諸帥各持威重賊未可歲月而下上不從後亦如所言凡
四年功乃成在位嚴身律下正議裁物以清流品爲先故門無
雜賓所厚善皆清正士帝拜段文昌張仲素爲學士奏云學士
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罷之皇甫鎛張宿皆以幸進宿有
口辨褻度使說淄青請賜銀緋貫之言其奸佞吾等縱不能斥
奈何反假以寵宿深銜因構之復坐帝前與度論兵不合罷爲
吏部侍郎翰林郭求仍爲申理詔免學士遂出貫之爲湖南觀
察使貶弟纒遠州以鉤黨悉出韋顛李正辭薛公幹李宜韋處
厚崔韶爲諸州刺史由是中外始大惡宿復值程昇督諸道租
賦不忍厚歛惟取屬內六州留錢爲獻不中昇意左遷詹事分
司穆宗立擢檢校工部尚書河南尹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右僕
射謚曰文爲人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欵曲不能僞辭以悅
人居要重二十年未嘗通餽遺室居無所改易裴均子請撰先
銘厚資以贈辭曰吾寧餓死豈能譽地下人乎歿後家無羨財
有文集十卷

崔羣字敦詩清河武城人山東著姓登進士制策二科授校書
郎遷右補闕元和初名爲翰林學士歷中書舍人常以讜言正
論間於時憲宗嘉賞因降旨自今學士進狀並取羣連署然後
來上羣以禁密之地人當自陳一爲故事恐他學士無由上言
堅不奉詔七年惠昭太子薨時穆宗居嫡而澧王庶長多內助
將建爲儲貳帝命與作讓表羣堅不奉詔言凡已合當則有陳
讓之儀已不合當虛讓何爲其議始定又奏却魏博困季安進
絹助修開業佛寺事實無名體尤不可前後所論多愜旨無不
聽納歷戶禮二部侍郎遷拔才行咸爲公當十二年拜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帝問李師道誅師古雖同逆族其妻裴氏本與叔
嫂不通輕重亦宜降等又李宗爽雖抵嚴憲比之大逆情有
同其妻韋氏士族與子女俱在掖廷似過深刻羣極意贊襄聖
情仁惻至此正合弘光大之道皆得免死裴與女宜娘鄧州
安置韋及男女並釋放復還奴婢資貨帝又言福建鹽鐵官權
長孺坐賊當死其母劉氏昏耄求哀羣亦贊陛下倘蒙垂憫當
速令中使宣諭如待正赦卽已無及竟坐長流其啓奏平怨多
此類帝嘗語以聽受之難此詔學士集前代事爲辨謗畧以自
儆鑒羣對無情曲直辨之至易有情欺僞審之至難故孔子有
衆好衆怒浸潤膚愬之說其要在於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繩之
以法則人自歸正而不敢有欺帝聽其言又奏却處州刺史苗
稷進羨餘錢七千貫請賜本州代貧下租稅時皇甫鎛陰結權
倖以求宰相羣奏用人得失所繫非小玄宗用姚崇宋璟張九
齡韓休李元紘杜暹則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人
皆謂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以爲亂始臣獨以開元二
十年罷張九齡專任李林甫理亂自此分矣詞意激切左右皆
爲感動鎛深恨之會度支以收物給邊士人情怨怒李光顏憂
懼至欲自裁鎛反歸過于羣奏邊鄙無事特羣鼓動欲以賣直
歸怨陛下又羣臣請上尊號欲加孝德二字羣謂有睿聖則孝
德在其中帝聞不樂出爲湖南觀察使穆宗卽位徵拜吏部侍
郎召見別殿語以曩昇儲位知卿羽翼羣奏先帝之意元在陛
下故臣草近日淮西節度制云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賢
若不知旨豈敢輕言數日拜御史中丞浹旬授檢校兵部尚書
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等使羣奏副使王智興得士心不若

假以旄鉞不報至鎮未幾竟爲所逐朝廷坐以失守左授秘書
監分司東都未幾復任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轉宜歙池都團
練觀察等使徵拜兵部尚書久之改檢校吏部尚書荆南節度
使歷檢校左右僕射兼太常卿卒年六十一冊贈司空生平洞
識精裁爲時賢相儉素之節終不及初未冠應舉陸贄知貢訪
於梁肅稱其他日必至宰輔果如其言弟子登進士官至郎署
有令名子充亦以文學進歷三署終東都留守

李夷簡字易之鄭惠王四世孫始補鄭丞復登進士拔萃二科
調藍田尉會發幽隴兵五千救襄城乃朱泚舊部泚外示迎駕
陰遣使出潼關至華名還候吏李翼不敢問時帝方在奉天夷
簡曰若還劫凶狡此危禍也乃使翼亟往請驗馳及關果得召
符白于大將駱元光斬其使送行在詔卽拜元光華州刺史遷
夷簡監察御史以累下遷處州司戶楊憑爲江南觀察使性輕
倪不爲禮久之復爲殿中侍御史元和中擢御史中丞憑時爲
京兆尹發其舊時昌浚官錢貶憑臨賀尉賜夷簡金紫以戶部
侍郎判度支俄檢校禮部尚書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奏罷貞
元時戍兵五百亡死空名闕三歲徙帥劔南西川發雋州刺史
王顥苛虐蠻裔賊數萬逐之叛者論以禍福蠻落復平屏去
韋臯所作奉聖樂于顥所作順聖樂曰此豈藩臣可擅制者以
蓋前人之非詒後來之戒十三年名爲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帝方倚裴度討李師道自度才能不及懇求外遷拜
檢校左僕射淮南節度使穆宗立議崇廟號建言王者祖有功
宗有德大行皇帝有武功廟宜稱祖詔公卿禮官議不合而止
久之請老不聽名爲右僕射堅辭不拜改太子少師分司東都

踰年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太保行已自始至終無所變易其致位顯處以直自閑未嘗苟辭氣以悅人更歷三鎮家無貲產病不迎醫將終戒毋厚葬毋事浮屠毋立神道碑惟識墓而已李逢吉字虛舟曾祖玄道祖顏父歸期有錮疾逢吉自料醫遂通方書登進士辟范希朝振武掌書記德宗拜左拾遺左補闕改侍御史工部員外郎充吐蕃并南詔冊命副使元和四年使還歷祠部右司二郎中遷給事中兼太子諸王侍讀改中書舍人十一年二月權知貢舉賜緋四月加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賜金紫素性姦回尅忌險譎多端甫得位妬賢傷善務償好惡慮裴度淮蔡成功密沮其謀憲宗怒罷其政事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穆宗有侍讀恩遣人密結佞臣求還長慶二年召爲兵部尚書憶度嘗條元稹姦邪度其勢必相傾用族子李仲言計遣人誣告和王傳于方爲積結客謀刺裴度二相俱罷遂得代其相位寢以恩結朝臣之不逞者造度謗言百端中傷逐之外藩又惡李紳有寵亦以計逐仲言賂結鄭汪轉托中尉王守澄以爲與助其志益肆無所忌憚朝士代爲鳴吹仲言與張又新李續之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等八人其外傳會者又八通號八關十六子拜官納賂無不如意敬宗立兼右僕射封涼國公賜食邑千戶寶曆初度請入覲逢吉不自安因撰讖語使閭巷謠言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指度平樂里第當帝城橫第五岡令權輿奏度名應圖讖宅據岡原不名自來其心可見韋處厚亟爲帝解計不得行復與李程不協會陳留人武昭才武而辨度破蔡時獎用之奏爲刺史罷歸怨望程族人水部郎李仍叔謂昭程欲用君沮於逢吉昭

聞之憤欲刺逢吉乃令衛尉卿劉遵古僕安再榮發覺武昭事而使仲言脅太學博士李涉與金吾兵曹茅彙使証武昭與李程同謀二人與逢吉厚善通書往來彙以自求爲名字爲利見語言甚密及是不肯証證昭被撈死流彙雋州涉康州貶仍叔道州逢吉惡謀益露上疎之罷爲檢校司空充山南東道節度使仍以又新續之爲叅政俄貶汀涪二州刺史太和二年徙宣武軍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東都留守帝欲幸東都以計止之帝怒曰朕去意已定其從官宮人悉令自備糧糗不勞百姓供饋因頓首曰法駕一動事須備儀千乘萬騎不可減省縱不費用亦須豐儉得宜豈可自備糧糗頓失大體今干戈未戢邊鄙未寧恐人心動搖伏乞稍回宸慮帝不聽李訓用事徵拜左僕射以老病不任朝謁進司徒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太尉諡曰成無子以從弟子植嗣

程昇字師舉京兆長安人幼嘗侍父疾以孝悌稱擢明經調海陵縣簿復中開元三禮科授鄭縣尉精於吏職剖判無滯從杜確刺同州帥河中皆爲賓佐貞元末擢監察御史遷虞部員外郎充鹽鐵轉運楊子院留後曉達錢穀有心計以王叔文黨貶岳州刺史再貶柳州司馬元和初李吳薦之請棄取錄用得授侍御史復爲楊子留後累檢校兵部郎中淮南等五道兩稅使自悔前非厲已竭節鏹革江淮錢穀之弊入爲太府少卿至太卿又轉衛尉卿久之兼御史中丞充鹽鐵轉運副使時淮西用兵國用不足遣使江表以調征賦至則不剝下不浚財諷有土者以餽羨入貢經費以贏人頗便之擢兼御史大夫專領鹽鐵轉運使轉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帝以天下

畧定欲崇治臺治宮觀以自娛樂异與皇甫鎛探知上意數貢
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爲與援故帝決意任之議者以
异起錢穀吏一旦位冠百寮大非人情异亦自知叨據以謙遜
自牧月餘不敢知印秉筆素知西北邊軍政不理建議置巡邊
使上問誰可使者乃請自行議未決歿于官第贈左僕射謚曰
恭性廉約家無餘財人以是多之

皇甫鎛安定朝那人祖鄰幾汝州刺史父愉常州刺史鎛登貞
元初進上制舉兩科授監察御史居母憂坐薄游不度服免除
詹事府司直轉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凡三年鈐制吏奸有名進
郎中三遷司農卿判度支兼御史中丞賜金紫俄拜戶部侍郎
綽有吏材以方討蔡饋運急迫賴其勾剝撥急儲供辦集遂承
寵遇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

故制下物情駭異以素無公望特以奸邪取媚聚歛苛刻人心
歸怨思食其肉雖商販亦相喚請崔羣裴度以聞帝反以爲朋
黨不納其言度乃極論天下之安否繫朝廷朝廷之輕重在輔
相今淮西盪定河北咸寧承宗斂手削地程權束身赴闕韓弘
與疾討賊非一時勢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
故耳若相鎛則四方離心諸鎮解體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言
勿至鎛知公議不許益以巧媚自固建損內外官稟以佐國用
勅下給事中崔植封還方止帝斥內帑積餘詔度支評直鎛貴
售之以給邊兵故繙陳綵觸手輒壞士卒怨怒聚焚之度又以
聞鎛指所著鞞曰此內庫所出臣以俵錢買之牢鞞可服彼言
不可信乃詐也帝以爲然積怒于中乃與李逢吉令狐楚合擠
度出鎮太原進鎛門下侍郎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爲長年藥

穆宗在東宮聞其妄始聽政集羣臣於月華門貶崖州司戶而死泌本名楊仁力少習醫術巧爲誕妄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奸回巧宦密謀干進誣稱年四百歲大通年百五十歲能致靈藥服之不死今天台山靈仙所含素能知其異草但無力不能致願官其地求采遂召泌入禁自徒步拜台州刺史賜金紫諫臣固爭不可帝謂何愛一州不令君父長年耶以是不敢復言泌至驅吏民入山鞭笞苛急歲餘無所獲詐窮懼誅舉族遁去觀察使捕得縛與道古力爲保證言藥必可成乃復待詔翰林又鳳翔人田元佐亦言有奇術能變瓦礫爲黃金白衣授號縣令弟鏞字蘇卿第進士歷宣歙鳳翔使府從事遷殿中侍御史比部員外郎河南縣令再爲都官郎中河南少尹每極言權寵太盛縛不悅乃求散地除右庶子分司縛收朝廷不之罪徵爲國

子祭酒開成初進太子少保卒爲人性端謹寡言正色衣冠甚偉樂道自怡不屑世務所交皆知名士能文工詩有集十八卷著性言十四篇被貶時有故坊州刺史獨餞送之朝廷以爲義擢爲司封員外郎

冊曰鮮克有終爲君忠通高明自賊曷諳昏蒙六代禍胚
內亂外訌

